





三魚堂雜纂

西山真文忠公讀書記目錄 甲集

一卷

天命之性

二卷

氣質之性

性命

理性命

命

性情

心性

性情心

三卷

心

四卷

志

志氣

氣

意

思

念慮

情

治情

五卷

元亨利貞

仁義禮智信



六卷

仁上

七卷

仁下

八卷

義

義利

禮

智

信

仁義

九卷

仁禮

仁智

仁孝

智仁禮

智仁勇

勇

禮義

禮樂

十卷

智禮

智聖

義禮信

禮義信

信義禮

德禮

忠信

善信

順信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父子上

十一卷

父子

下

君臣

十二卷

夫婦

十三卷

長幼

朋友

道上

十四卷

道下

德

德行

德業

十五卷

才德

道德

中

十六卷

一 極 誠

十七卷

敬 上

十八卷

敬 下 學 上

十九卷

學 下 師道 教法 上

二十卷

教法 下 小學大學 小學 大學 上

二十一卷

大學 下

二十二卷

易要指 書要指 詩要指

二十三卷

禮要指 春秋要指 語孟要指 詩禮樂 六經之教

二十四卷

六經之指 讀書之序 讀書之法 廣大學一

廣大學二 廣大學三

二十五卷

廣大學四

二十六卷

廣大學五 廣大學六 堯舜禹湯文武傳授

二十七卷

孔子顏曾傳授 孔門諸子之學 上

二十八卷

孔門諸子之學 下 子思孟子傳授 荀楊董文中子之學

二十九卷

韓子之學 周子二程子傳授 邵子張子之學 上

三十卷

邵子張子之學 下 程張門人之學 朱子傳授

三十一卷

聖賢氣象 君子善人

三十二卷

君子小人之分 吾道異端之辨 上

三十三卷

吾道異端之辨 下

三十四卷

陰陽 天地形體 天地之道

三十五卷

天地之心 乾坤 五行 日月星辰 上

三十六卷

日月星辰 下 雷霆風雨之屬 鬼神 上

三十七卷

鬼神下

西山真文忠公讀書記目錄 甲集終

附湯漢序

西山先生讀書記惟甲乙丁為成書甲丁二記舊已刊行乙記上則大學衍義是也其下卷未及繕寫而先生歿漢登為二十三卷 開慶改元序

甲集據目共三十七卷自十九卷起至廿七卷止俱缺
丁集止存一卷至二卷

甲記綱目

性命者義理之源故以為編之首性之發為情而心則統乎性情者也故性之次曰心曰情三者一編之綱領也其目則曰仁義禮智信者天命之性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者率性之道也故五常之次五典繼之人所共由之謂道得之於己之謂德其實非有二也故五典之次道德繼之曰中曰一曰極曰誠皆道也而異其名故以次于道德之後士之求道入德將何所自始亦曰學而已矣敬者學之本根故列于學之首其泛言學次曰師道曰教法又次之曰小學曰大學又次之以聖賢為師而辨君子小人之分與吾道異端之所以異皆學之事故以次于大學之後陰陽造化之理其略已見性命篇其未備者復列于此以為編之終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

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愚按六經言性始見于此 聖賢之言衷曰降衷命曰降命才曰降才深味降之一言真若天之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也可不敬哉

孟子性無善無不善章

胡氏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性其尊無對絕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嘆之辭某嘗辨之本然之性固渾然至善無惡可對此天之賦予然也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行得善者即本然之性豈可謂善者非本然之性乎若如其言有本然之性又有善惡相對之性則

是有兩性矣其得於天者此性也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行得善底便有箇不善底所以善惡須着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裏與之為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于惡爾然文定之說又得于龜山龜山得之東林摠老摠極聰明龜山嘗問孟子道性善是否摠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摠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摠之言本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父子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既以善為贊歎之辭便是性本善矣若非性善何贊嘆之有二蘊論性亦是如此

朱

按四先生學約羅整庵云延平李先生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非性之所謂動靜

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等言語是實下細密工夫體貼出來不可草草看過愚按延平此語雖與胡氏不同然亦似不必如此說

三魚

右專言天命之性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性有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又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餘則所謂氣質之性

自此以下性理載在
正蒙第六篇

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
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也故又以為極本窮源之性而又以
為萬物一源如此則可以謂之命而不可以謂之性也程子又
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語又於所作好學論言性之本而
後言形既生矣則又疑所謂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於
人性果何預乎曰程張之論非此之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
離乎氣質而為言則是天地賦予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
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
嘗離乎氣質之中也而其以天地為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
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而有善惡不同何也
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

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
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
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
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
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羸
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
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
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
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
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

言也

右兼論氣質之性

中庸喜怒哀樂節

愚按朱子於呂氏求中之說楊氏體所謂中之說皆深非之及為延平行狀謂其危坐終日驗未發時氣象而求其所謂中則又呂氏之說也蔡淵伯靜亦云先生教人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其與方誼書及後與學者書其說又不同將何所適從耶蓋嘗思之未發之前但當敬以存養而不可有心求然思慮未形而知覺不昧性之體段自有不可揜者程子所謂靜中有物呂氏所謂心體昭昭具在朱子所謂瞭然心目之間者皆謂此也學者深味而實驗之自當

有見未可專以言語求也

與方誼書謂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力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語學者謂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際然後去也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 三魚

右兼言性情

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李公晦問曰夫所謂人心者人欲也

程說私也朱說

所謂道心

者天理也

程說公也

朱說

耳目口鼻之欲人欲之私也若喜怒

哀樂則情也其所當然之則乃性也情則道之用性則道之體也豈可指以為人欲之私乎故中庸以未發為中發而中節為和無非以道言也而斥之以為人心可乎必為此說則必無喜無怒無哀無樂乃為道心也黃氏答曰來諭以喜怒哀樂為非人心必欲專指飲食男女為人心此蓋認喜怒哀樂過於善認人心過于惡是以其說卒不能合也人心不可全謂之惡若全謂之惡則不但危而已喜怒哀樂不可全謂之善全謂之善則不應又有不中節也伊川及朱先生人心之說語意自不同不當合而為一伊川真作惡說朱先生只將作人所不能無說語自不同今合而一之非也要之人心特發于形氣之私聖愚賢不肖皆不能無不可便謂之人欲愚按朱子語錄有曰程子

云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執中此言盡之而文集所載與學者書亦有取人心私欲之說黃氏乃以為二先生之說不同者蓋中庸章句序書大禹謨傳乃親筆著述而語錄文集特一時問答之辭故也又黃氏以喜怒哀樂為人心而公晦乃辨其不然蓋嘗思之喜怒哀樂發于氣者也而其理則根於性中庸所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以理言者也禮運之所謂七情左氏之所謂六志以氣言者也以氣言則謂之人心以理言則謂之道心黃以氣言李以理言是以不同若辨程朱之說不可合一則黃氏乃不易之論也又勉齋別段謂七情皆人心既以人心為未是人欲又以七情為人心何也蓋欲字單言之則未分善惡

七情皆未分善惡如欲

善欲仁固皆善也若口鼻耳目之欲亦只是形氣之私未可以惡言若以天理人欲對言之則如陰陽晝夜之相反善惡於是判然矣朱子形氣之私四字權衡輕重允適其當非先儒所及也或謂私者公之反安得不為惡此則未然蓋所謂形氣之私者如飢食渴飲之類皆吾形體血氣所欲豈得不謂之私然皆人所不能無者謂之私則可謂之惡則未也但以私滅公然後為惡耳然黃氏以七情為人心蓋謂七者皆人心之發耳學者不可便以情為心蓋心該動靜情則專指動處其畧限又不可不明也江西學者有以朱子所謂形氣之私為未安者曰私即是惡謂之上智不能無可乎愚答之曰私者猶言我之所獨耳今人言私親私思之類是也其可謂之惡乎又問六經中曾

有謂私非惡者否愚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獻豨于公言私其縱如此類以惡言之可乎其人乃服

程子曰人于夢寐亦可以卜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夜夢見之莫不害否程子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人心便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問以心使心之說上心字即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下心字即是人心以形氣言以心使心是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否朱子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

右專言心

張子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持氣之一端
按韓子與張籍書曰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曰善戲謔兮不為
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烏害其為道哉而張子乃云
爾何耶蓋牛刀之言夫子特以發子游而非正言耳故曰戲衛
武公之戲曰善曰不為虐則和而有節可知百日之蜡一日之
澤蓋是日也恣民之宴樂以休其勞非文武自為戲也若張子
則持志養氣之功嚴惟恐戲言戲動以害之故既為東銘又發
此語學者試以身體之當戲謔時志能不為氣所流否然後知
張子真藥石之言未可以夫子武公自諉也

五峰胡氏曰氣感於物發如奔霆狂不可制惟明者能自反勇者
能自斷

右專言氣

張子曰志陽而意陰志剛而意柔志公而意私

右專言意

或問橫渠言志陽云

云然則志果皆善而意

果皆惡乎曰以志意對言則誠如橫渠之說亦猶陰與
陽對則陽為剛為善為君子陰為柔為惡為小人此其
陰陽之大分也若析而言之則陽之中自有善有惡陰
之中亦有善有惡周子所謂剛柔善惡中是也以志言
之則孔子所謂不可奪志孟子所謂持志尚志固善也
若論語所謂季孫之惑志左氏所謂崔子之大志公子
圍之異志南蒯之遠志穀梁氏所謂魯惠公之邪志孟

子所謂其志將以求食非惡乎以意言之若孔子之母
意固非善矣大學之所謂誠意則意獨非善乎故學記
離經辨志朱子謂辨其為義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以
此言之則志非皆善而意非皆惡也灼然矣

孟子人皆有不忍章

此篇載文集卷七十
四

玉山講義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
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皆不出
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
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
賢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无妄底道理
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

智四字于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
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智
則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也
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
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
相淆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
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
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
蓋一心之中禮智仁義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
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見得仁義兩字是箇
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於

自一心之中起至四
者之中也止性理纂
入太極圖總論下

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两說蓋以仁存于心而義形于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

文集此段末有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着便是仁何也曰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耳夫子所以賢于堯舜于此亦可見其一端也

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瓊瓏穿貫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 四端說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終備言之者蓋孔子之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說蠶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于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于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

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于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之理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條若此蓋是理可驗乃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而知其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于內則何以有是端于外所以有是端於外必

知其有是理在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限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而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之有四而立者有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出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收也冬則春之藏

此篇載文集卷五十
八本是答陳器之題
下注云問玉山講義

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
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
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
焉有始終之義焉且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智但分
別其為是為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
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
物之象也故仁義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成終猶元雖四
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
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
昭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董子曰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宜修飭也

按五常本于五行五行本
于陰陽陰陽本于太極
而自有清濁偏全之不
同

此因武帝何修何飭之問而言其意雖甚正惜其剖析未明使
帝知若何而為仁若何而為義其修飭之方又孰先孰後也其
後帝策公孫宏問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而宏之對乃
曰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務利除害
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
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遠
近情偽必見于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
施不可廢也弘于仁義禮智指用以為體既不足以明義理之
原而智之一字則直以術言之其為人主心術之害尤大且四
者即道也而曰道之用不知何者復為道之體乎大抵後世之
言道者往往指以為虛無之物而不知其為至實之理故其舛

謬如此弘不足責也愚獨以剖析未明為仲舒惜云

右兼言仁義禮智信

論語君子務本節

黃氏曰曰愛矣而又曰愛之理曰心矣而又曰心之德何也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程子言之矣愛非所以言仁也曰愛之理則是仁者乃愛之理而非愛也蓋指性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言之矣言心則合性知覺而言曰心之德則專指此心所得之理所謂性也而凡所具之理皆在其中矣既曰愛之理心之德則釐而為二矣又曰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何也曰論其專主而至切者固曰愛之理然其兼統而至廣者亦豈離乎愛之理哉故春者生意之生也夏者生意之長也秋

者生意之收也冬者生意之藏也蓋無適而非生意也方其靜也則一生意足以包四德及其動也則一生意足以貫四端則愛之理心之德又豈有二事哉但別而言之庶其部分位置截然不亂又合而言之使其倫理脉絡混然無間是則先師之意也孔門教人莫切于求仁歷代諸儒推明其義卒無至當之論自程子一為主一事包四者之言而先師立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以斷之而又一離一合以極其指歸使天命人心之奧聖賢典訓之微一旦燦然大明其功豈可量哉

或曰雍也章

黃氏曰集註于為仁之本言仁而斷之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深味六字之義則仁之道無餘蘊矣至此言盡仁之道而又斷

大全將此條分為兩
截前一截作秦氏說
後一截作勉齋黃氏

之曰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深味全體不息四字則學者而求至於仁其至之標的又昭然而可見矣前後十字之約而仁之道有前輩諸儒累數十百言而莫能究者非深造而寔體者何足以知之其發前賢之未發而有功於後學大矣學者不可不深思也或曰集註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引師說曰當理而無私心與此章所謂全體而不息者有以異乎曰以後章當理無私心之五字較之此章之言則此章全體二字已足以該後章五字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則又後章未盡之旨故後章雖引師說以為據而或問之中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亦足以見前說之義尤詳且密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又曰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譬最近

論語大全載勉齋之說只到得當于氣已不貫一句求之止西山之說則全不載

勉齋黃氏曰程子言手足痿痺為不仁其義何也或以為痿痺者不識痛癢之謂也如是則覺者為仁仁可以覺言乎曰愚嘗聞之師矣所謂仁者當于氣已不貫一句求之手足之所以痿痺者以吾之氣不貫乎手足耳手足之譬則人物也痿痺則吾之心不屬乎彼彼雖有疾痛頑然而莫之知也氣無不貫則一身無痿痺之處此心無不達則天下無疾痛莫覺之人故論仁者當觀其心。愚按黃氏之論至矣然初學猶有未悉者夫手足不仁者非謂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而風痺之人血氣不貫于手足便與不屬已同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

之人此心不貫于人物亦與不屬已相同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于民物皆以其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已與人雖有彼此之異人與物雖有貴賤之殊要皆天地之子本同一體只緣私意橫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已為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壅塞遂似手足為外物手足者民物之譬也風邪者私意之譬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為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四支之痛痒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心亦為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

全文云仁之道只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作仁云云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又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

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恕能愛

朱子

朱子仁說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又

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己去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于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訶

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

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于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

先生既為仁說南軒以書論難今畧具往復之語于此。問天地以生物為心此語恐未安答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于上地墮然于下一無所為只是生物而已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所謂以生為道者非謂將生來做道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不以文害辭可也。問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答孟子論四端自章首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一端初

無義禮智之說至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包夫四端蓋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問云答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為善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為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云。問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答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為仁此正不可認情為性耳非謂仁之性不

發于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某前說以愛之發對
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來論乃云若專以愛命仁乃
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畧其性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
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
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畧性者正相南北也。問元之為義
不專主於生答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象文
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
也。再書又云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
語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
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可以識仁之名義於
後一言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

按文集中非謂公之
一字便是直指仁體
也下尚有一段云若
以公天下而無物我
之私便為仁體則恐
所謂公者漠然無情

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
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
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
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曠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
動靜本末血脈貫通耳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無
相涉也夫性發為情情根于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
一物而不相管者公者所以體仁亦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
仁體也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
有也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遂以情為
性耳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不相
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

但如虛空木石雖其
本同體之物尚不能
有以相愛况能無所
不溥乎

實未識其名義程子之意恐不如此。南軒復書略曰仁之說
前日之意蓋以為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
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尺寸之膚而不貫則無尺寸之膚不愛
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為深切而以所言愛字只
是明得其用耳後詳所謂愛之理之說方見其親切蓋探其本
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也察其動則已發之
際愛之施被乎物乃仁之用也前日又謂元之義不專主乎生
物者疑只云生物說生生之意不盡今詳所謂生物者亦無不
盡矣二先生往返切摩始若異而終歸于同故畧載於此

此篇誤載朱子文集
中

南軒張氏仁說曰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
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而

其理固根于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完
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
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
見于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
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
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甚至乎為伎為忍豈人之情
也哉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
素具于性者無所蔽矣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
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
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
近之不可便指公為仁者謂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

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恭儉而有節是禮之所存也惟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包而貫通者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然則在學者其可不以求仁為要而為仁其可不以克己為道乎

按南軒仁說與朱子大指悉同可以觀二先生之學矣

右專言仁

南軒又曰謝上蔡論語序前面發得甚好但後面說天地同流處太多適所以啟學者想象不帖寔之心聖人教人大抵只說做工夫工夫到處自然見得若先與之

說道理如何彼便想象去論語中皆是從自家身上一言一行做去如顏子問仁則曰克己復禮為仁顏子便問克己之目蓋下克己工夫將久自見得到仁處也

○按此足破近世空言想象之弊 三魚

昔有問仁于程子者子曰此在諸君自思之將聖賢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又曰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云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 三歲得之未晚也至南軒張先生哀洙泗言仁為一編而朱子乃以書告之曰類聚孔孟言仁處求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却不免于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

南軒報書曰教之求仁正恐其有此弊耳朱子復云前日所謂止謂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趋于薄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而反陷于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得來諭始悟前說之非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慙寔用功則亦未免過計之憂不知可更作一後序畧采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比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如何南軒然之遂悉載其語于卷首嗚呼二先生之為學者慮也至矣今類緝此編亦恐有如二先生所慮者故書之篇末以自警云

莊子孔子曰天下有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朱子曰莊周云云古今以為名言然以予觀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為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于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按莊子之引孔子蓋假設之詞又朱子曰程子所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悌來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在性中只謂之仁君臣之分朋友之交在性中只謂之義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愚按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

序朋友之信其寔則一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理哉後世儒者
乃曰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非天之所為乃人
之所設而近世復有以為事君父兄出于聖人之所使而制為
拜跪之禮以率之者其昧于本源不亦甚哉
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
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
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愚按君者出令者也不能出令則非君矣然必不違於理然後
可行臣之事君以恭為本又必秉心誠一然後可貴令而違則
有悖入之患共而貳則有飾貌之偽父慈而不能教則陷于於
敗子孝而不能箴則陷于惡兄能愛弟矣又必有切磋之益

如朋友然弟能敬兄矣然禮勝則離故以順濟之夫本剛故貴
于和若柔懦暗弱反受制于婦人不得謂之和矣故又主之以
義妻本于柔必守之以正而後無邪僻之失從謂姑從其婦聽
謂婦聽于姑自父子至夫婦皆二德相濟惟姑一於慈而從婦
一於聽而婉

右摠論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

易有太極

愚按古書言太極自易之外如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
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太佛氏因之亦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
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夫太極理而已矣二氏乃以物言

可乎又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子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列子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凡此皆指太極而言也朱子嘗答學者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乾坤未判太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為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

乃生二則其察理亦未精矣朱子所辨可謂有功于學者大抵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皆以氣言莊子以為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為二矣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其通行而言則曰道以其極至而言則曰極又何嘗有二耶若列子渾淪之云漢志函三為一之說所指皆同倘非周子啟其秘而朱子又闡而明之孰知太極之為理而非氣也哉或謂古書有所謂太一有所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其與太極同乎異乎曰太一者即太極之異名也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以其極至則曰極以其無二則曰一所謂名殊而義一者也若所謂太易未見氣太初氣之始

太始形之始太素質之始也則以氣形質言之而非指乎此理矣不必引以為類也

月令孔疏論天地之始亦首取道生一之說。楊誠齋易傳曰元氣渾淪陰陽未分是謂太極又曰太極者一氣之太初也此看太極差矣然誠齋亦引周子無極太極之言為證則又未知周子之意也。孔疏謂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據月令孔疏則太始太素等名本乾鑿度三魚右專言極太極之極皇極之極其義一也太極指天道而言皇極指人道而言然太極未嘗不行乎人道之中皇極未嘗不以天道為本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合而為一篇云

程子曰操約者敬而已矣

朱子推明之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字然敬不是塊然又曰聖賢言語大約似各不同然未嘗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賓使民如祭言忠信行篤敬這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至程先生又專發明一敬字若止怎看似千頭萬緒其寔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兼攝在裏又曰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又曰人之為學頭緒至多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

則于事無不見久之則自然剛健有力敬字前輩多輕說過惟
程子說得重又曰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尋常人
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上捱去庶幾
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又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
知之已知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倒眩瞶而不自知豈
能有主哉又曰只是一箇敬字好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又
曰敬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又曰敬乃學之
綱領須於此加功庶有所據依以為致知力行之地又曰敬者
存養之要法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又曰敬者欲
寡而理明又曰敬則萬理俱在又曰敬所以抵敵人欲人常敬
則天理自明人欲上來不得又曰敬是箇扶策人底道理人當
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恁地雖有些放肆邪
侈意思也自退聽。愚按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之
本程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
於聖門此其大者也。愚按堯之德以欽為首而其行以恭為
先學者之學聖人此其準的也。又按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
勿視聽言動而回也請事斯語焉此敬也會子戰戰兢兢臨深
履薄以終其身亦敬也學者欲溯聖學之淵源其必自顏曾始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
知而不在敬者

朱子曰舊讀程子書而未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
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

門無踰於此又曰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又曰程子二言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肅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求其理之所在而已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又曰為學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人且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續不已之意熙訓明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又曰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者互相發能窮理則

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又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又曰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為之蔽然後胸次虛明只一箇持敬亦易得做又曰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又曰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又曰敬乃聖門第一義若于講論處詳密而此處工夫未到亦恐不甚精明於已分無得力處須更於此仔細着力以固根本為佳又曰持敬致知是交相發而敬常為主所見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大槩不出諸此又曰主敬固學者先務然亦要得講學窮之理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着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會仔細理會見得道理

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又答人云所謂守得定方可
以致知窮理此說得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豈是此事之外更無他事只謂此本不立即無可下手處此本
既立則自然尋得路徑進進不已耳。又云為學兩途誠如來
論然循其序而進之亦一而已矣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
存心者非拘執繫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于紛擾外馳之際少
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于其間則
是心也其庶幾乎又云所喻日用工夫甚善但云一著力便覺
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着力
然又不可不着力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定須別求捷
徑矣窮理亦無他法只日用讀書應事處每每理會便是雖若

不能頓有增益然積累久後自然浹洽貫通但欲速不得也此
又本程子之意剖析以教人可謂至矣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
章句與大學格物或問皆言存心窮理相為表裏已各見本章
云 此章兼言敬與致知 又按上蔡謝氏曰橫渠教人以禮
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
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于刑名度數之
間行得來困遂生厭倦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
却從敬入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
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愚按程子兩言既欲學者
於敬與致知兩用其功又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非如謝
氏之說也正容謹節正用功之要曾子所貴乎道者三不過

如此可以為外而不務乎其言先有知識却從敬入如此則未能致知不必敬乎恐記錄之差學者不可不辨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理學宗傳伊川曰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 三魚

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

朱子曰上蔡常惺之說不如程子云云尤切人能如此則其心常惺惺 又曰比因朋友講論深究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

却持敬工夫所以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

中理至于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

釋老何異

上蔡說便有此病了

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即程子言

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能及耳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尹氏曰敬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謂

愚謂持敬之道當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內外交相養之功始備

程子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

此章言敬所以中

程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

此章言敬而後能誠

程子曰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以上言敬然後能仁

程子曰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又謝顯道從明道于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而其言則曰敬則自虛自靜不

可把虛靜做敬問敬莫是靜否曰才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不用靜字只是敬字才說靜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又曰必有事焉主養氣而言故必主于敬或問先生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理會敬能敬則知此矣詳此數條則又不專以靜為主。朱子嘗論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有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同而意異否朱子曰程子是怕人理會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坐禪入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為主朱子發明二

先生之意如此至其為論有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須靜坐始能收斂又曰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又曰心于未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又曰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遇事時方好又曰為學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摠是一個敬 又曰主靜所以養其動又曰靜者養動之根又曰主靜夜氣一章可見以上數條蓋祖周子主靜之說也至其門人以靜坐工夫與役役應接不同為問則答之曰不必如此反成坐馳但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云為莫非至理亦

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又曰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專于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又曰不必特地将靜坐做一件工夫但着一敬字通貫動靜則于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又曰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于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又曰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其答南軒書云來教謂言靜則溺于虛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

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于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的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教語卓然意語俱到謹當書之左席出入觀省以上數條則又本程子主敬之說而不專主於靜也。南軒亦嘗言程子教人以敬即周子主靜之意又曰一二年來頗專于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為有味程子謂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當深體之也南軒此言蓋合敬靜為一學者宜深味之。以上兼言敬靜

右專言敬

問中庸專論誠而論語未嘗一及誠何也楊氏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入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嘗言之亦猶是矣朱子曰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概論如周子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

實理而言者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也

按元城劉公問學道從何入曰自誠入又問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南軒張氏嘗疑之蓋誠者道之極致學者必先窮理主敬然後誠者幾焉今乃以為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今以朱子此說觀之則知誠之為義經傳所指不同溫公之所謂誠主於不欺詐無矯偽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而言也

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尋常人謂至誠止是專一實理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朱子曰以實理言誠謝氏得之愚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恐只

是實心誠者天道之屬乃實理也

右專言誠 按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

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

字始見于此

楚詞天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咨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敷

今答之曰或問乎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味此言屈子所問昭然若發矇矣黃帝問于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

之旋轉益清益剛益遠益大宥陽之數而至于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豈有營度而造作之者先以幹維繫于一處而後以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定位哉 張氏曰蓋天之學惟唐一行知其與渾天不異蓋天之法如繪像止得其半渾天之法如塑像能得其全堯之歷象日星蓋天法也舜之璿璣玉衡渾天法也渾法密于蓋天創者尚略述者愈詳也 易本義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朱子曰地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于其中天之氣皆從地裏發出來

右言天地之形體

程子所謂以形體言謂之天是也

程子曰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

問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耶抑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耶朱子曰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行之耳

右言天地之道

即程子所謂專言之則道也然所謂天道者凡人性之所固有有理之所在皆然皆是

也豈必指言曰天然後謂之天道哉程子朱子所謂天者自然之理天者理而已矣皆昔聖賢所未發

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問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萬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見天地之心惟程子言動之端乃天地之心竊謂十月純坤不為無陽天地生物之心未嘗或息但未動爾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見朱

子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
但無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
言動之頭緒于此方見得天地之心也因問在人則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而所謂中節之體已各完具但未發則寂然而已不
可見也特因事感動而惻隱羞惡之端始覺非因動而漸有者
也曰然。復有兩樣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二者不同須要
各看得分曉終日營營與物並馳忽然有惻隱等心發見此善
惡之為陰陽也若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靜之為陰
陽也二者各自不同。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亦差不同濂溪就
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
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
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亨頭說復字以卦爻之義而推之
則伊川之說為正然二先生所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
所指地頭不同王弼之說與濂溪同

朱子曰天地以生萬物為心者也

道夫問向者先生令思天地有心無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
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
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
此所以為天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
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只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
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他心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
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

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于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問所謂上帝降衷于民天將降大任于人天佑民作之君天生物因其材而篤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凡此等類是蒼蒼在上者真有主宰如是耶抑天無心只是推原其理如此耶曰此數段只一意這個也只是理如此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為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無心之心也又曰天地自有個無心之心又如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是分明有個人在裏主宰相似

右言天地之心

此程子所謂主宰之謂帝也

楚詞天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惟何而顧兔在腹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東旦曜靈安藏

答取沈括之說 又曰角宿固為東方之宿然隨天運轉不常在東古經之言多假借也

朱子曰星亦受日之光凡天地之光皆日也

右論日月星辰 按張子曰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

魂魄之說左傳伯有為厲條孔疏最詳內有云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附形之靈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附氣之神謂精神性識魂魄雖俱是性靈但魄識

少而魄識多

是顏子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以張子之說推之則日月星辰之事亦學者所當講也然今所載止取聖賢之言庶知其大槩而已若史志所書歷家所算自當別焉非此所能該也

易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朱子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便是生死底道理。又曰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氣魂而精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雖獨說游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又曰聚而為物者神也散而為變者鬼也。愚按世俗於始終聚散之理及佛氏輪迴之說類有疑焉今以諸老先生言論附於此程子曰屈伸

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又謂天地間如大洪爐何物銷鑠不盡此於聚散之常理既盡之矣然其散也有緩有速故致堂胡氏曰燭火一噓即滅慧火經風乃滅咸陽宮殿火三月乃滅此于子產論伯有相符而朱子謂人死終歸于散然亦有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安期生其後不復說唐以來說鍾呂今又不復說看得來他亦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終久亦不能不散問禮記魂氣歸于天與橫渠形潰反原之說如何曰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有散而已論理大槩是如此

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冤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問
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傳云在天言其既沒而其精神上合於
天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既
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又能全而不
失故其沒也其氣上合乎天曰也是如此這又微妙難說要人
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
如此看方活合數說而觀之則聚散之理其緊可推矣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
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神教之至也

鄭氏曰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合鬼神而祭之
聖人之教致之也。疏曰氣謂噓吸出入也者謂氣在口噓吸
出入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識依氣而生有氣則有識無氣
則無識則識從氣生耳目之聰明為魄者魄體也若無耳目形
體不得為聰明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者人之死其神
與形體分散各別聖人以生存之時神形和合今雖身死聚合
鬼神似若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教興致之令其如此。愚按
教之至也蓋謂聖人制此禮使為子孫者知祖考雖死其魂與
魄猶可合一盡其精誠以求之有感格之理其所以教人也至
矣不必以至為致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
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
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注明命猶尊名也。疏曰鬼神是人物之靈。靈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為鬼神。形為魄氣為魂。若散而言之魄亦性識。故左傳云天奪伯有魄。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聰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膾蕭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覬以饗。飪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正義曰報氣謂朝踐之節也。報魄謂饋熟之節也。覬雜也。光謂氣也。報氣以氣者以氣是虛還以馨香虛氣報之。報魄以實者以魄是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各本其類也。

朱子曰釋氏云地水火風其說曰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為崇。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為崇。蓋魂氣猶存耳。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又曰知識底是神記事底是魄。

邵子曰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又曰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

右論鬼神

西山真文忠公讀書記目錄 乙集

一卷

虞夏大臣事業

有商輔臣事業

二卷

有周輔臣事業

三卷

有周輔臣事業

四卷

有周輔臣事業

有周中興輔臣事業

五卷

春秋名卿事業

然
蘇
閣

六卷

春秋名卿事業

七卷

春秋名卿事業

八卷

先漢輔臣事業

九卷

先漢輔臣事業

十卷

先漢輔臣事業

十一卷

後漢輔臣事業

十二卷

蜀漢輔臣事業

十三卷

東晉輔臣事業

十四卷

有唐輔臣事業

十五卷

有唐輔臣事業

十六卷

有唐輔臣事業

十七卷

有唐輔臣事業

十八卷

有唐輔臣事業

十九卷

有唐輔臣事業

二十卷

有唐輔臣事業

二十一卷

有唐輔臣事業

二十二卷

有唐輔臣事業

乙記綱目

人臣輔治之法

愚聞之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自有載籍以來其論大臣輔君之道未有若是之深切著明者也求之於古惟禹臯益伊傅周召為能盡之春秋以後雖號為名卿賢大夫往往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如伊川程氏所譏至若伯圖之佐衰世之臣則又汲汲於事功之末而謂治亂存亡不本於人主之身雖規過亦所不暇矣嗚呼此大學不明之罪也今自唐虞而下至於周宣中興之佐其謨謀事業見於書若詩者備著于篇以為世之楷則經文淵奧則頗采舊說以發其意若春秋戰國訖于五閏其間號為名卿賢相者亦敘次其事以便

覽觀大抵其目有四一曰正己二曰格君三曰謀國四曰用人以此為的而考論古今相業其是非優劣若燭照龜卜有不能遁者矣西漢以後其歲月事迹本通鑑而參以正史斷以先儒之說而間傳以臆見其聖賢所論人臣事君之道則揭之篇首命之曰綱領云

綱領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孟子曰貴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全章見章首

荀子曰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

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

文中子房元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又問正主庇民之道曰先遺其身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能以天下為心矣

程子曰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于君乃可常而得正上無忌惡之心下得恭順之道易坤六三傳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

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

職爾師九二傳

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比其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

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也比九五傳

當君道方否之時處偏近之地所惡在居功而已若能使動

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于上則無咎而其志行可以濟時之否

矣否九四傳

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于上衆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居此地者惟孚誠積于中動為合于道以明哲處之則

又何咎隨九四傳

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于

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于初如童牛之加牯則元吉也

大畜六四傳

畏故得終吉

頤上九傳

以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當内存至誠不假文飾于外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能久乎

萃六二傳

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昏蒙可開也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已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威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

豐六二傳

大臣當險難之時惟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解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無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飾而尚儀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文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况君心所明處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且如君心蔽于荒樂惟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不省何必于所不蔽之事推而反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故訐直強勁者率多

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如漢高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周昌叔孫通然不從此而從彼者由攻其所蔽與就其所明之異爾左師觸龍之事亦然坎六四傳

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

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

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曲徑也故

曰未失道也

睽九二傳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乙集

大禹謨

愚謂知為君之難者易真知其難而能盡其道者難故曰允若茲惟帝時克世之人主謂言已盡用而不必求言不知伏于下者之難達也賢已盡得而不必求賢不知遺于野者之難進也惟帝堯於此一以難視之故能使言不伏于下而賢不遺于野而致萬邦之安雖然堯猶慮其難也方且稽衆以求事理之當舍己以從人情之公無告易虐而不虐困窮易廢而不廢皆自克艱一念為之孔子論博施濟衆修己以安百姓皆曰堯舜其猶病諸可謂知堯舜之心矣

益稷

王氏曰明則好要好要則不煩昏則好詳好詳則叢勝

右敘虞夏大臣事業 夏后氏之臣自益外他不見經獨遺
臣靡相少康事見于左氏愚按靡忠于王室而杜預乃曰靡
夏遺臣之事羿者也今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氏
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愚不得而不辨

咸有一德

德無常師一節。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朱
子曰橫渠之說甚善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伊尹曰
常厥德曰庸德曰一德常也一也只是是一理又曰此四句一節
緊似一節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必主善始為吉耳善
亦且是大體說惟是協于克一是乃為善德以事言善以理言

一以心言大抵此篇精神全在一字上此心總一便終始不變
而有常協字雖訓合乃是以此合彼之合與書協時月正日之
協同義蓋若揆度參驗之意。又曰伊尹所以告太甲言言皆
天理。南軒張氏曰自虞書精一數言外惟此最為精密

說命

惟學遜志二節。呂氏曰遜志者為學必虛心下氣然後有以
受天下之善既遜志又必孜孜不怠以克養而擴大之二者兼
進則已之所修日有新益如井之泉愈汲愈來馴至日日新又
日新之地不難矣然此理知之者多能持此念者少信能念茲
在茲然後道聚於厥躬學者讀聖賢之書聞師友之教孰不欲
從事惟不能篤信故不能有得久懷者信之篤而無一毫偽心

也道本固有非自外來學力不加則日以渙散是心常存無所
間斷師舉一隅學者當以三隅自反師告諸往學者當以來者
自悟說之言及此蓋欲高宗自用其功也。蔡氏曰教教也言
教人居學之半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
在于學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者矣或曰受教亦曰教學于
為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為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
寔無此險巧此蓋釋教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愚按呂
氏之說未見其為奇險且與念終始典于學正相屬姑並存之
以俟商訂云

右叙有商輔臣事業

康誥

考左傳注衛在汲
朝歌縣

疏狄滅衛文公居楚邱成公徙帝邱今東
鄴濮陽邑

按全章大指蘓氏專主不教蔡氏專主于殺皆未免偏重呂氏
謂率之不從而後殺似優于諸家

右叙有周輔臣事業 按周之元臣曰周召呂畢周召謀

謨行事具著于詩書畢公則惟畢命一篇可以見其德

業之盛而太公望之功烈自大明末章之外餘無所考

孟子叙之于羣聖之列以為見而知之者司馬遷亦稱

其為文武師則其人亦可知矣然遷又謂西伯之脫于

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政以傾商故其事多兵權奇計

後世之言兵及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是豈知為聖賢

者獨大戴禮踐阼篇曰文武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

之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

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
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
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
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以仁
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
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
端為銘焉于几于鑑于盥槃于楹于杖于帶于履于觴
豆為銘焉于戶牖于劔于弓矛為銘焉則師尚父之所
以得在傳道之列而為文武師者豈虛也哉而後世顯
指以為兵家之祖抑末矣。宣王中興之佐古今所稱
曰尹吉甫申伯曰仲山甫曰方叔曰召虎唐柳宗元所
謂望之若神人者也吉甫申伯方叔惟見于詩他無所
考獨仲山甫召穆公其事頗見于國語。共和之義說
者多不同惟韋昭曰蕤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
為共和此為得之若汲冢紀年所謂共伯和于王位以
共為國名音恭和者伯之名則繆矣

管仲

愚按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供罪之小者也昭王不復
則非其罪矣管仲不以僭王責之而舉此二罪是舍其所當責
而責其不必責也仲豈惜乎哉吁此其所以為伯者之師也禹
之征苗湯武之伐桀紂皆明徵其辭蓋有諸已而后可求諸人
無諸已而后可非諸人齊威之霸所謂以力服人而非心服也

嬖寵如嫡同產不嫁內之失德者多矣滅譚滅遂遷陽遷鄭外
之失義者多矣楚大國也僭王其大惡也我以大惡責之彼肯
弭然受責者哉亦必斥我之惡以對方八國之師雲集而為敵
人指數其惡豈不為諸侯羞攻之弗克圍之弗下將何詞以退
師乎故舍其所當責者而及其不必責者庶幾楚人之為辭也
易不盡力以抗我我之服楚亦易不勞師而有功仲蓋計之熟
矣嗚呼此其所以為伯者之師歟。按管仲自初相威公即以
制國治兵為事謂若是則可以得志于諸侯而君心邪正不暇
問也故嘗謂酒腐于爵肉腐于俎為不害霸唯任賢而以不肖
參之為害伯不知君心一放則是非顛倒何所不至尚安能致
察于賢不肖之分耶其後敗威公功業者卒出于女子小人而

女子小人之得進由仲不知格心之學故也或者乃謂使仲不
死雖六嬖在宮無害于政善乎程子之論曰當管仲時桓公之
心特未蠹耳若心已蠹雖仲獨奈何哉未有心已蠹而能用仲
者嗚呼以仲之才而惜乎此其亦可惜也夫其亦可鑒也夫。
愚按管仲執政四十餘年以四事考之恣己之欲何有于正已
養君之欲何有于格君謀國則有合諸侯正天下之功而道則
未盡用人則一時之大夫如鮑叔甯戚隰朋賓須無之徒雖皆
預聞國政然數子之謀議功業于內外傳悉無所考豈仲之為
政也專故同列不得以自見其材與列子稱其將歿以隰朋為
薦內外傳史記皆不及之列子多寓言未必信然仲與隰朋實
同歲而死漢高帝與諸葛武侯為後日計皆豫擬數人故其後

卒賴之使仲實常薦一隰朋而不知朋死之無以繼亦非為國
長慮者也蘓氏譏其不能如蕭何之引曹參而東萊呂氏亦謂
其以一身任國政而不能旁招俊乂以為齊子孫之託其亦有
指哉

晏嬰

按晏子歷事三君五十餘年始則政在崔慶既又政在陳氏權
臣制國之命晏子雖賢不得與聞國政故其見於傳記者大抵
從容諷議而當景公時幾于言聽諫從然齊國終不振者未嘗
任之以政故也或曰使平仲當國用事其能弭陳氏之禍乎曰
此未可知也然其論禮之可以為國則其識見規模過人遠矣
禮所以辨君臣等上下者也使君臣上下之分截然以明則雖

有權奸之臣且將退聽安見有他日篡弑之禍哉景公問政於
孔子孔子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對之異時見用于魯欲叔三
家之政必自墮三都始其曰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者所
以正名辨分而銷君弱臣強之患也晏子之見蓋有合于斯惜
景公之不能用也自聖門言之則管晏均為可憾而自二人言
之則九合之功晏未必能為而三歸反坫亦晏之所必不為也
子犯

呂氏曰以王伯言之王者不計功謀利伯則計功利矣王者不
求近功伯則求速效矣以伯者論之則威之計利比文差少而
文之求近效則甚于威蓋管仲不于歲月間見效惟修我政事
整吾甲兵本強則精神折衝所謂倔強不服之國自然入吾規

模此所以為管仲若晉文則不然如侵曹伐衛敗楚朝王 年
歲間便欲就為之聲績赫然震蕩時人耳目此可見管仲咎犯
規模之深淺以是知晉文不如齊威霸要見得管仲規摹當時
威公之霸蓋將以尊中國攘夷狄也楚之憑陵中國非一日矣
如伐鄭如伐蔡威公皆不之問置之度外幾一二十年仲之意
豈不以我驟加兵于楚萬一不勝則霸威屈矣故遵養時晦至
于力強威盛然後一舉臨之則楚無不服晉文則不然威公以
兵加楚楚不敢抗文公退舍避子犯而子犯王之雖力角而僅
勝之然傷威損重亦已多矣文之規摹豈能及威哉其服晉也
規模尤大于服楚晉獻之滅耿滅魏伐東山而威皆不問仲之
意豈不以晉之于齊猶家也楚之于齊猶隣也以至強之晉吾

驟臨之以兵萬一不勝為晉所敗則吾家人猶不能勝之何以
服其鄰故一切置之不問逮夫諸侯盡服夷狄皆從葵丘之會
晉侯不召自至威文伯業遲速不同故其力有厚薄威有輕重
論至于此非惟王道不可要近功雖伯者亦不可以欲速。愚
按義信禮為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必由之非有所
為而為之也今子犯之為文公謀必曰示之信示之義示之禮
則皆有為而為之矣王伯粹駁之異其不以此哉。愚按悼之
伯上繼文公蓋由羣臣相與推遜之故楚雖盛強莫敢與爭然
羣臣之所以相遜者蓋聞狐趙之風而興起者也然則狐趙之
有功于晉豈不遠哉。愚按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
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扶持輔翼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

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之講也故其始伯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常從事于格心之學素以禮義迪其君詎至于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自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咎犯可及學者其詳之

士會

愚按士會謀謨事業初無赫々可紀而其為政也盜奔于秦時人稱之敵國服之後世思之果何以得此哉味夫子家事治之一言可以知其槩矣聖賢之學不傳士大夫用力當世者知治人而已回顧其家不治者多矣家不治而能推之以及國者蓋未之聞此士會之所以見稱于時也至其訓飭文子之辭曰爾

從二三子惟敬敬之一言是又修身正家之本春秋名卿其能識此者甚寡而武子知之可不謂賢矣乎愚故著此使士大夫之有志當世者必自其家身與家始而欲修身與治家者又必自敬始

趙武

按向戌之來告弭兵也趙文子與諸大夫謀既以韓宣子之言從其請及楚人爭盟又用叔向之言以先之始終惟人謀是聽而不以己私與其間可謂得明夷蒞衆之道矣方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也幾若可羞然已雖訥而有能言之士以佐之使敵國之卿心服焉亦何異言之出于己乎先儒論霍光唯其無材故能用衆人之材愚于趙武亦云彼矜能逞辨自謂人莫已若者

方之蔑如矣。愚按是時衆賢畢用而文子猶恐恐焉以失一士為憂觀其謝絳縣老人之言真古大人用心後此數千年未有及之者太史公曰使晏子而在予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愚于趙武亦云。愚按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姦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已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儉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佚欲道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已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

志非蠱媚也乃至于是者由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為法以管仲趙武為戒哉。按文子起于羈旅是時晉多賢者其始冠也見欒武子云云蓋其生長于衆賢之間耳濡目染少成若性故其為政也于謀國用人之事皆有可稱而身亦寡過惜未嘗用力于聖賢之學故于平公之德無能有所增益暨和之譏盡矣吁惜哉

叔向

觀叔向賀韓宣子貧之言真所謂直諫多聞者由今讀之猶使人興起况在當時者乎故雖為上大夫以終其身而國有大議卒賴其言以決其有益于晉多矣然宮室崇侈民力凋盡已不能言而師曠言之近女無節惑以喪志已不能言而醫和言之

詳其平日于政事之失裨益者多而于君德之闕正救者寡其于聖賢大學之道亦未可謂之有得也至于謀娶弗善卒生不令之子以滅其家尤足以驗其學之未至故備論焉

子產

按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于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于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

政者其于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于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邱甲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于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于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

蕭何

按本傳上文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何此時乃沛丞耳漢年表書以沛相蕭何為丞相蓋雖丞職寔行相事故也又史記秦紀李斯請史官非秦記悉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秦雖焚書然博士官所掌

故在也何知叔丞相府之圖籍而不知叔博士官之詩書及項羽燒秦宮室于是古先聖王之遺典始蕩然矣四方所有者既焚于李斯博士官所藏又焚于項羽豈天厄斯文不使後世獲睹其全耶抑漢祖君臣之念不及此也張蒼傳稱蕭相為相國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以秦之舊臣奉行秦之舊書是何之相漢一用秦故事而已使何能叔博士官之詩書而訪求儒先故老若魯兩生之儔討論而表章之以先王之道措之當世則漢之治庶幾三代而何之功亦與伊傅周召侔矣惜其以刀筆故習所知者僅止于此可勝慨哉。養其民以致賢人愚按此蕭何相漢第一事也。愚按世謂知人無如蕭

相國之知韓信不審果何術也今觀告高祖之言其論天下成敗之勢與劉項之得失若指諸掌平日所以數告何者亦此而已何聞其語亦必反復酬語確見其所蘊然後竒之外此無他術也或謂世固有竅言而無實者何以信知之必可用耶夫聽言固難然惟明天下之理者不可欺以理之所無識天下之勢者不可怵以勢之所否故諛淫邪遁孟子視之如判黑白而縱橫捭闔僅足以媒戰國之庸君若何者於天下之理固有所未察若夫是非得失之故強弱勝負之機彼皆瞭然于胸中久矣一旦韓信之言適契其意如印券之合如矢鏃之直安得不深許之耶古今論用兵成敗者甚衆然卒之無言不酬者惟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廬之談王朴平邊之策最為竒偉學者當

併考焉。何承秦之後變四時行刑之制而用秋冬頗有合于天道春生秋殺之意是亦以仁易暴之一端也然蒞醢之刑秦之酷法也而韓信彭越皆被其毒鼎烹之刑亦秦之酷法也而樂布蒯通幾及于難又妖言之令三族之令收孥之律挾書之律皆待後世而後改則何之所定大抵承用秦舊亦可知矣史言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及何定律益事律興厩戶三篇合為九篇夫將立漢一代之法而所祖者李悝商鞅而已宜其定刑之重也使漢興之初得一司寇蘇公者而尸此任其肯循秦之失而不復周之故乎。愚按鄴侯為相與高祖相終始其所成就亦卓卓矣然亦不過秦漢間事業而已太史公比之闕散而不敢擬以姬召真知言也惟其垂沒之際體國忘私引曹參以代已遂寧一之功休休然大臣之度前掩廉蔣後啟李郭最為平生盛節來者所當取法後漢崔琦言何之佐漢設書過之史其事必有所據後之忌功蔽賢怙已諱過者聞鄴侯之風亦少媿哉

曹參

大事記孝惠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愚按參在位雖淺然此三事蕭何之所未及有潤色之功焉非但遵其約束而已漢之風俗至孝文而美經術至孝武而盛然其端寔自于此參之功豈細哉。愚按蕭曹于謀國皆有功焉而正君之業則非其任以其起於刀筆而未嘗學問故也何猶能有所規諫而參在兩朝不聞一言是

又不及何矣至于用人則何雖薦信而不能全信亦不得為無過若參則未嘗聞有所進也傳稱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蒯徹為參客或謂徹曰先生之于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徹以告參參皆以為上賓東郭先生輩未知何如人然亦必隱逸奇偉之士參雖以之為客而未嘗明揚于朝也豈數人者皆不可浼以爵位歟大抵漢初逸人奇士其見于傳記如魯兩生浮邱伯申公穆生輩不少蕭曹諸人皆不能有所蒐訪其為之用者大抵功名之士而已故先漢風俗治效俱不如古惟子房能致四皓遂定儲位參亦以聘蓋公而成治齊之功故愚以不能薦進東郭諸人為平陽侯惜也

陳平

愚按良平功業大抵自黃老出良于高祖不問則不言與有功而不居皆老子不為天下先與自後者人先功成身退之意平於諸呂之王不力争即老子翕張取與之術然良之比平權譎為少惟曉關之舉是亦陰謀也

周勃

賈誼之見疎于文帝也本以絳灌之毀而其論事乃拳拳于絳侯逮繫之事信所謂賢者用心也使絳灌知誼之賢引而寘之高位使之得據其經濟之學則必定經制必明等威而械繫大臣之失不復有矣誼之不見用固可惜而絳灌之不知人尤可憾也。太史公以伊周稱勃而班氏不襲用其語愚謂班氏得

之勃之木強少文擬之伊周誠非其倫然文帝與張釋之答問以其言事若不出口稱為長者漢志又言孝文躬修玄默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風流篤厚禁罔踈濶則如絳侯輩未必無助焉學者觀此則知剛毅木訥信乎近仁而便儂皎厲誠不足以有立也使如絳侯之質而又益之以學其可量也哉

申屠嘉

愚按嘉之為人廉直不受私謁故其所立如此使其貪曲而且多私則于近習方將交結之不暇况敢呵問之乎故惟孟子之剛大然後能簡王驩宋廣平之堅正然後能遠楊思勉否則孔光之於董賢元稹之於魏宏簡未有不反為之詘者夫廉之與人如狐兔狗鼠夫何畏之有哉

周亞夫

亞夫為丞相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愚謂亞夫于此可謂知人矣方是時禹方以廉平稱而亞夫獨謂其文深不可用使武帝世如亞夫者尚在相位則此輩不得峻法以毒民而高帝之約束不至于紛更矣吁可惜哉。按亞夫謀國用人蓋有漢初名相之風而世獨稱其將略豈非為七國之功所掩哉景帝稱亞

夫鞅、非少主臣至于衛綰則謂其敦厚可相少主自今觀之
亞夫之剛毅不屈庶乎可以託六尺之孤而綰自初官以至相
終無可言則其所謂敦厚者直循默自將而已景帝之取人如
此可勝慨哉

公孫弘

太史公曰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舞文
巧詆為廷尉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詐窮治之獄用矣其
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
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
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
為天下先然無益于俗稍驚于功利矣按弘前議主父偃郭解

獄皆引義以斷此所謂以春秋之義繩臣下也即二人之罪言
之固所當誅而族之則過矣蓋弘之為此也所以陰中帝意而
規取相位非真為國嫉奸也太史公斯言可謂察弘心術之隱
矣及是淮南衡山之反窮治黨與死者至數萬蓋弘名為儒者
而實祖申韓故其用法慘礪如此史謂弘數稱湯之美豈非心
術意向之同故耶太史公之書數以弘湯並言其有指哉

霍光

按事有因懲創而失之者有因忿嫉而失之者景帝以七國之
難而疎宗室武帝以田蚡之專而抑宰相光武以王莽之篡而
不任功臣此因懲創而失之者也霍光既誅上官桀而以刑罰
繩下此則因忿嫉而失之者也方其有所懲創有所忿嫉也自

謂得矯革之宜不知異日之害正自茲始昔者四國流言之變起于管蔡武庚而周公不以其是而疎同姓疾頑民棠棣之詩懇惻諄切洛誥諸書丁寧反復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與夫光所以有功于漢者以其修孝文之政也今曾幾何時而復用武帝之政致使俗吏皆尚嚴酷以為能始初美意于是乎掃地矣。愚按光受遺輔政更兩主凡二十年考其本末惟聽杜延年之言而修孝文時政為有功于天下聽丙吉之議而立孝宣為有功于社稷自餘行事大抵得不蓋失公不揜私方其承顧托之始任大責重有敬忌之心又同列窺伺亦有不容不自謹者及上官誅而權益專志操為之一變孝宣立而功益盛志操為之再變于是敬忌之心亡而驕恣之態作矣敬肆之分而禍福以

異其亦可畏也哉其亦可戒也哉

魏相

愚按諫大夫王吉上疏其畧謂欲治之主不世出

云

又言夫婦

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

云

蓋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

服盛于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故吉之言如此漢世諸儒惟董仲舒對武帝嘗以正心正朝廷為言自餘往往詳于政事而畧于人主之身吉之所陳具有本末使魏相能汲而引之置諸輔相之列則所謂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者要必有道而宣帝既視以為迂濶魏相又未嘗有薦進之言吉于是謝病以歸終帝之世不復見用蓋是時年穀屢豐祥應迭至方以神爵改元而興歌頌之事相之

所薦者惟知音善琴之人則吉之言不合宜也夫然後知有虞之盛賡歌相成真萬世之法歟。是年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對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上以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執金吾議以為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慙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抵挫上書訟之上不聽下寬饒吏寬饒自刎北闕下衆莫不憐之方許伯之入第也丞相御史以下皆賀寬饒獨不行許伯請之乃往酒醕樂作檀長卿起舞寬饒仰視屋而嘆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為能久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請乃已想當其時非獨許氏疾之雖相亦不樂矣寬饒之死相居相

位坐視天子殺一直臣而不聞片言之救若非惡寬饒而不肯救則是畏許伯而不敢救二者有其一皆不能自適於清議矣况方是時弘恭石顯已典樞機自秦用趙高為中丞相宦者始預政事宣帝以英明之君而蹈亡秦之轍寬饒所陳正中其病使相于此能因其言從容正救收樞機之任還之朝廷尊寵儒生使為國家屏退陰邪勿任以事則異時之禍不復有矣大抵西漢之亡始于宦官成于外戚而二者之釁皆兆于宣帝親覽之始魏相宅揆之時許氏預朝政弘石典樞機是也易于君子小人之消長常察其微故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姤之象曰勿用取女相號為明易者不此之察又何以通經為哉

丙吉

紫微呂氏曰當漢之治其用人必先曰長者舉事必先曰大體
懷王之遣諸將入關也曰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今誠得長
者往宜可下于是獨以高祖素寬大長者卒遣高祖文帝初立
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
者宜知之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并論孟舒所以為長者
張釋之問文帝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
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上復曰長者直不疑張毆之徒皆以長
者處官世皆以長者予之及宣帝悅龔遂之對曰君安得長者
之言而稱之此漢之用人必先長者驗也袁盎當文帝世常引
大體慷慨汲黯事武帝亦引大體不拘文法太史公稱郅都仇
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田蚡與竇嬰爭辨韓安國數蚡何其無

大體也及丙吉為相不問行道死人而問牛喘掾吏服吉知大
體皆漢之舉事必先大體驗也用人必先長者舉事必先大體
固漢之所以為治而非漢之君臣始為此言也因秦之世其說
不行而為閭里鄉黨貴重而扶持之者漢知天下公論所主取
而用之爾方秦之末其用人先苛察亟疾以捷給為務以相先
為能其舉事不以長遠重厚為計而不可拔者計其入不計其
出便于今不謀于後安上于不問下之當否也秦之治如此宜
夫二說之不用也嗚呼說之不用棄于上而隱于下為上者不
可不察也。愚按丙吉不問鬪者而問牛喘誠得宰相之體然
司馬氏之說亦不可不知故併錄焉

愚按杜延年之賢誠可以任輔相之職吉薦之當矣惜其年迫

衰病不得以究其用若于定國之為人初以御史中丞事昭帝
昌邑即位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起遷為光祿大夫守尚書
事甚見任用既又遷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
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見定國皆與
鈞禮思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
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
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其人亦可謂賢矣然先儒之議謂趙
蓋韓楊之死正定國執憲之時由今考之獨楊惲嘗下廷尉廷
尉當惲大逆則定國之罪信不可逃趙廣漢亦下廷尉獄雖不
聞奏當之辭然在定國豈能無責若蓋寬饒則未及下吏而自
刎于闕下韓延壽則以蕭望之奏御史之案而竟誅之二人之

死似非其罪然其為相當宣帝之末元帝之初雖明習政事所
議多見從然關東連年災害民流入閭言事者歸咎于大臣元
帝以記條責之定國上書謝罪及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
光上復以詔條責定國惶恐上書自劾竟罷就第則其相業一
無足觀其材已非延年之比矣若陳萬年雖以廉平有內行稱
然善事人賂遺許史外戚傾家自盡尤事東陵侯史高丙吉之
病也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
夜乃歸吉以是薦之在御史府八年與于定國共事無所違拂
其將死猶以詔教其子咸則其為人又大非定國之比矣吉之
垂沒所薦惟三人而公私是非不免間雜如此亦可惜矣方蕭
望之為諸生時吉薦之霍光而不果用及吉在相位望之為御

史大夫吉年老上重之而望之意常輕吉上由是不悅丞相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詔左遷望之為太子太傅以望之之剛毅有大節豈定國萬年比哉使吉能推前日不伐舊恩之心而不念望之之舊惡當上之問力舉以自代焉則其德度與鄴侯匹矣以吉之長者知大體而不思及此惜哉。愚按魏相執政凡九年以四事考之則廉正自持霍氏欲求其過而不可得可謂能正己矣而進由外戚猶足為大節之累以逆風雨之災數聞于上可謂能格君矣而宋疇之貶坐議鳳凰不足美趙定之薦善鼓琴者不無可議者焉其謀國則以奉天時裕民力弭兵禍為本而用人則當時公卿多稱其職先漢諸臣之相業蓋鮮及之者然外戚宦官之禍皆兆于斯時未聞有見遠察微之論此則尤

可憾者也丙吉寬厚長者足以濟魏相之嚴然居位日淺無大建明故不復考論云

蕭望之

按望之明經持重論議有餘才任宰相此宣帝之所知也使帝能專任以受遺之事尚慮恭顯居中交掣其肘况以史高為之長望之特別焉薰猶同器久必俱臭政使望之有周公之才而與管蔡共政猶無可為之理况望之堪大體雖正而材術未周以恭顯之姦而助之以史高之勢豈三教書生能為之敵哉望之之死周堪廢終孝元世朝廷軍國之柄一出于石顯之手皆宣帝處置之失也世言孝元為漢室基禍之主而不知漢之禍宣帝寔基之豈顯漢元之罪哉。按元帝謂石顯中人無外黨可

以委任殊不知權之所歸黨之所集也儉邪之人如蠅蚋焉惟勢所在則鬪然趨之矣故權在宰相則附宰相權在幸臣則附幸臣孰謂中人果無黨耶元帝之見如此可謂不明矣。按人臣以古制強其君鮮或見從以故事告其君往往多聽蓋其心謂古今異宜難以遽行而故事乃我朝家法不可不守故賈誼請定經制而文帝未遑魏相奉行故事而孝宣信用元帝之資既昏且懦雖守家法猶恐不逮况能度越拘攣而行復古之事乎望之等教以古制強之宜其為近習小人所間也然則當奈何曰惟以高文故事告之庶乎其見聽也

貢禹

石顯傳云初顯聞衆人匆匆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

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琊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于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于是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觀禹之為令也以免冠為辱棄去而不顧及其為諫大夫乃以石顯之薦而致位三公豈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者耶昔商鞅由景監以進論者恥之監雖嬖臣然不聞有他過若顯之陰賊嶮狠殺望之殺張猛殺京房殺賈捐之其辜殆不容誅禹願由之以進是可恥又甚于鞅也可勝惜哉觀禹之所以告孝元者大抵以恭儉愛民為言不可謂非正論也然恭儉愛民孝元之所易剛健攬權者孝元之所難禹能勉之以易而不能責其所難又豈孟子敬王之

成帝初衡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罪惡王尊又劾衡等

義耶禹本與王吉並稱合始終而論之其不及吉遠矣

匡衡

沙隨程氏亦曰當丞相未奏顯罪惡之時而尊能奏顯之罪并及二子依附諂曲可也及二子先之既已快天下之冤憤矣尊乃別出奇以自掩其不奏劾之過非公論也愚按衡為相歲久當孝元時顯寵方固雖未能拔而去之獨不當收用賢才培養正氣以壯朝廷之勢使陽剛浸長日盛一日則自復而夫有可為之期矣而衡未嘗以此為意徒阿諛持祿如桔槔之俯仰而已亦焉用彼相哉至此而後言僅足贖前日不言之罪胡氏曰賢於終不劾者其言是矣然王尊之論亦足以警在位者坐視陰邪小人之敗國而噤無一言後言之終不能以塞天下之公

議則其為益亦不少也然尊職在司隸當衡譚未言時尊亦未嘗有言則其失正與衡譚均耳程氏責之于理為當故摘其語附于此。衡默默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旦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謝罪天子詔衡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衡以儒臣居相位至于縱子殺人盜土自益雖有他美亦不足言矣元帝所謂用儒者如此可勝歎哉

孔光

按光始為諫大夫即以議不合去其後議中山王宜為嗣又以不中意左遷及為相議傳太后宜改築宮以防其預政之漸尤

所謂精忠遠慮者重以沮傳氏稱尊之議至于免相當是時也可謂不辱儒者之名而有光烈君之節矣及光元壽元年之徵是時正月朔日有食之丞相嘉論董賢之寵至為愀切上浸不悅而光上日食之對乃無一語及董賢事識者固得已窺其中矣觀董賢傳所載其卑諂佞媚之態千載而下猶可想見其形容既以此附賢又以此附莽卒至移國與人而不之恥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學者觀此當知保初節之易而保晚節之難如此則志不可以不持氣不可以不養日新之學不可以不進直諫之友不可以不親庶乎其自免耳繼光而相者前則朱博平當王嘉後則平晏馬宮博之姦邪無足論者當在位日淺亦無足云惟嘉剛直嚴毅有威重無忝輔相之位晏宮碌

畧與光同自是而莽篡漢矣

鄧禹

按胡氏曰二十八將之中平時專以攻城畧地自名者誠不可使臨民而受政也若鄧禹賈復寇恂朱祐祭遵之徒則皆公輔之器乃一切待以功臣不復任用諸人雖有經國遠猷不在其位豈敢自陳耶詳此四人者誠可當輔相之任胡氏之論當矣而范曄云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數公者莫不以功名終曄之論如此是又一說也

袁安任隗

按魏相廉正故霍氏不能誣安隗行高故竇氏無以害為大臣者其可不以正己為本哉。賢哉安隗之為人也使遇其時同

心畢力雖古大臣事業可以幾及奈何朝廷之權不在三公而軍國之事顯于外戚而二臣曾不以是自沮過姦錚于方熾凜正議而不回天子大臣皆倚以為重安薨不數月憲卒就誅雖奮由天子之獨斷亦安隗平時仗義守正發其姦蠹之力也使皆如鄧彪宋由輩錄充位不敢少有匡正則人主將何賴焉方是時竇氏之勢如烈火當之者鮮不焦灼而安隗訖以功名終由之傳會宜保祿位乃卒坐是以死是故守道之君子知盡節死職而已禍之與福何庸計哉

楊震

蕭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陳蕃

愚按胡張二先生之評至矣然惟濟大事者當以人才為本以兵柄為要武之所舉皆一時志節之士而尹勳劉瑜最與謀畫剛毅直方平生以忠義自許梁冀之誅也勳為尚書令部分眾職甚有方畧蕃武使與斯謀得其人矣若瑜雖賢其所長者天文圖緯之學耳當天象示異占為宮門當閉將相不利此幾事也而公形奏牘白之太后寧不生羣邪之心以此推之則亦不得為善謀矣且李膺杜密雖列九卿然于此舉初無所與何以知之以事敗獲免而知之也賢者雖在朝廷而不使與參謀議其何益乎方是時文武兼資威名顯著莫張真若也况其策勳凱旋適至闕庭為蕃武計當以車騎將軍處之俾為已副若霍

光用張安世故事凡宿衛爪牙之士皆使總統區區閹宦何難制之有哉舍此弗圖願使節甫輦得以其黨周靖行車騎之職而矯制給與使為已用是于布置人材收摠兵柄胥失之也觀負力辭封爵之命申理陳寔之寃中心炳然如丹使之任事其不肯背忠賢而附克孺必矣此機既失雖有深謀長算亦無可濟之理况未聞他有所處乎又皇甫嵩時為蕃武所辟竟不之就義真智士也殆必料其無成不欲與共事耶然明之才不減義真武等知遠致義真而不知近用然明抑又何也

王允

按邕聞董卓之誅而失聲驚嘆其死乃其自取然其言曰不可使吾輩蒙其訕議是以私意殺之也胡氏謂削而黜之足矣其論為當按後魏誅爾朱榮嘗以王允不赦為戒而亟赦榮之部曲宜若善矣而榮之將士卒舉兵向闕稱為爾朱復仇魏遂以亡蓋時有不同勢亦以異正未可一律觀也學者合卓榮事而考之則得之矣

諸葛亮

或言孔明不當勸先主取荊益愚謂荊益漢之荊益也漢不能有而二人據之先主漢之胄也取之以興漢其名義不甚正乎。吳張溫放黜亮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即亮此言可見其于清濁之間必不存已甚之察故賢愚皆樂于為用云。按當時有攸之禕允數人故孔明得以專討賊之任所謂張仲孝友也。胡氏曰兵行詭道

求勝而已魏延之計可謂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于治國而短于將畧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之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擒叡而截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雨何以僥倖為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啗以利因其懈怠而擊之之事必不為矣此可為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于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按先賢之評武侯者至矣詩人如杜甫亦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此論為的愚竊嘗謂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于明君未必不致疑于庸主雖取信于君子或不能不見忌于小人同類懷其思未必無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

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誣于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幼孤而不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不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為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放逐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束沔陽之廟祀至于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况于人乎今讀武侯之傳而想其為人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羣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意發之教令則感激足以動人心其所存無一之非誠也至于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爵不以無功濫刑不以貴勢撓盡忠者雖讎必賞犯法者雖親

必戮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為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始終一致故上不求于君而君信之下不靳于人而人服之侯之大節略盡于此至以四事考之則又無一之不備而于用人尤為可法。按龐統之名亞于諸葛氏然其為先主謀者皆戰國權譎之術此非孔明之匹者也

王導

愚按自古勦業中興之君必有元臣為之輔翼其所建豎亦必有以迓天命而收人心者養其民以致賢人者蕭何策也延攬英雄務悅民心者鄧禹之謀也二人所以為兩漢元功之首者以此焉爾晉氏渡江之初茂弘寔為謀主觀其獻說于元帝者一則招俊又以從人望一則務清靜以安人心與鄧侯高密不

約而合其為江左名臣之冠亦宜哉。愚按敦之舉兵雖以誅劉隗為名其實欲危晉室導寧不知之耶特以刁劉軋已故以敦舉兵為快而忘其逆耳是以石頭之舉終始不以為非播糠眯目天地為之易位人其可有私意哉晉史札傳謂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為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皆貴其從已也後忌其一門五侯貴盛莫比又錢鳳進說然後圖之非以忠于王室之故也導黨姦之罪于是乎不可贖矣。愚按庾亮書詞所以聲導之失者往往過實然所謂讀書無從授章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等語則必非盡誣之也蓋秦漢以下為大臣者大抵以經營事功為急而以養成君德為迂雖導之賢亦不免此宜其為庾亮所呵也若亮所謂秦政欲愚黔

首猶且不可况欲愚其主哉此則天下之名言雖導之用心不
至于是實深中古今姦臣之心髓若趙高之于二世張讓趙忠
之于漢靈仇士良之于唐穆敬皆用愚之之術傳所謂屏王之
耳目使不聰明者是也夫忠臣之心主于為國故惟恐人君之
不智不智則不能聽納而已之道不得行姦臣之心主于為己
故惟患人主之不愚不愚則不可蔽欺而已之惡不得肆然使
人主而果愚固非君子之所欲亦豈小人之利哉二世亡而趙
高戮漢靈敗而讓忠誅然則姦臣之自利亦祇以自禍歟嗚呼
便嬖媒近之臣猶不可愚其主况大臣與國同體其可忌人主
之智而必思有以愚之乎然奸臣之情變幻多端其不使之親
近儒生講論今古者固愚其主之術也布置私人日侍帷幄名

為勸議而所陳皆眩惑之言名為輔導而寔委以窺伺之任此
愚其君之尤甚者也要其歸是亦自愚而已果何益哉。愚按
茂弘相三主二十有三年以四事考之清素寡欲無聚斂積寔
之私蓋庶幾乎季文子諸葛武侯之風末年志漸驕怠遂至疎
直而喜佞諱過而拒言其于累德不少是正己之道猶有未盡
也平時規諫主闕惟元帝嗜酒一事他無聞焉明帝敏悟機斷
幾于英主成帝甫六歲能折庾亮顛殺之非方之漢昭尤為蚤
慧以二君之資使其輔導有方雖聖哲可學而至茂弘於此乃
未嘗少致意焉明帝既享國不遐成亦不聞進德至使入親婦
寺出近小人為同列所譏呵則于正君之道蓋蔑然矣其謀國
則于渡江之初招延時望固結人心最為江左立國根本他所

建置亦有可觀若不以寇難徙都不與夷狄交好尤為卓偉然其規摹不過區區自立而已規恢興復蓋非其任若乃用人則一時名流多其所引晚薦何充他日登庸果能以社稷為己任惟于用將則數失之而辟置掾屬間取清談之士則亦未為得也大抵後世人材之不如古由其天資用事而無問學日新之益故隨其所長或能有為徇其所短亦以致弊茂弘之所長者寬和簡靜也所短者不以學輔其資卒不免于正始清虛之餘習故其相業僅止于此其亦可惜也哉

謝安

按溫之求九錫也安以計緩之是矣倘溫未即死安將何以處之乎曰九錫者禪代之漸也溫求九錫而得之則必復求禪代

矣以安之賢而二王

王坦之
王彪之

佐之使溫未死則九錫之議必將

以死爭之決不肯與使為求禪之階也何以知之曰以居攝之事而知之也夫居攝者即尊之漸諸公既拒之于前矣九錫乃禪代之漸諸公其肯許之乎愚知其必以死爭之也然則果以何計寢之也曰此非陰謀密畫所能止也不過以晉德雖衰天命未改而告曉之使溫能退聽固甚善也設或忿懣而至于舉兵則安與二王謀之廟堂外藩諸將帥師入衛逆順既明曲直有在敦峻之鑒近在朝溫未必能遷移王室也萬一天不祚晉溫勢遂成大臣之誼以身徇國惟有一死而已必不肯以社稷輸人而冀其悅已也安石于此固已了然于胸中矣况有二賢為之助乎其後范弘之論溫之罪謂其偏脅袁宏使作九錫

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斯言為得其實愚故曰使
溫不死則九錫之議必將以死而爭決不予之使為求禪之階
也。愚按安石秉政十有六年始則遏強臣篡竊之謀終則挫
強敵并吞之銳其功偉矣方諸平勃之定呂難瑜肅之破操兵
其難倍之然安石初心蓋未嘗為功名計也其高情雅度庶幾
子房孔明之風而所不及者二公超然無物欲之累而安石留
情于讌賞聲妓之間此王文度輩所為憊者也然其乃心王
室不為死生禍福轉移而處置人才調娛眾務靡不曲盡其至
故能宏濟艱難消弭變故江東宰輔未有能及之者即王茂弘
元勳宿老以行事本末考之殆有媿焉至于養成君德則與茂
弘同在可憾之域方孝武躬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君之度使

安能並進忠賢迪之以二帝三王之道則智識日明德器日充
必無沈溺酒色之過必無崇信浮圖之惑而奸邪諛佞之徒亦
不得逞矣觀安所薦惟徐邈一人粗能效獻替之益范甯剛正
又過于邈不聞安嘗援引之也後雖與邈同侍左右屢進謹言
竟為道子所排黜守遠郡雖一徐邈豈能獨抗羣邪道子之執
日專國寶之奸愈肆君臣之間相與齟齬僧尼宦女交弄朝權
貨賂公行政刑繆亂事雖熾于安石既薨之後其實兆于安石
秉政之時孝武留連後宮卒殞于婦人之手由是心先蠹故也
輔導之功不素非安石其誰咎哉推原本始蓋自清談中來故
於大人格心之業有所未講而其功烈亦僅止于斯愚故謂為
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

愚按文中子之書先儒以為福時兄弟多所增節然所以告玄齡者實至論故附見焉太宗禮樂之問不見于史倘誠有之非獨房杜輩所學之未至亦仲淹所以教之者未得其道也夫所謂禮樂之本果何從出哉敬與和而已矣人君以禮治身無時而不敬以樂治心無時而不和此禮樂之本也其本係於一人之身推之于家國于天下分守明而民志定禮之所由興也風俗醇而民志樂樂之所由興也至于制作之文則酌古今之宜務適其當而已耳正觀之治可謂盛矣然太宗之一身所以為禮樂之本者果何如哉父子夫婦兄弟之間類多慚德故雖身致升平而風俗終有愧于古雖夜讀周禮有感于民極之言而

不知人君一身即天下之極也先儒嘗言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不知太宗于二南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者其能少有合乎縱使一時諸儒能任制作之事不過如叔孫通曹褒輩區區于儀章品數之間鑿鐸鼓舞之末而已所謂防民之偽而教之中防民之情而教之和者必非所及也文中子一世大儒自任甚重使房杜輩果從其游受王佐之道則當以孔孟為師使知修身齊家之序正君定國之要此則禮樂之本也前後問答未嘗一言及此則所謂王佐之道者果安在耶。愚按梁文昭公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以四事考之其持身也敬其謀國也忠蓋庶幾乎古大臣之風矣至于用人則委諫爭于王魏付征伐于英衛使眾善畢集于君退

然若無所能者此一節蓋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史謂新進
更用事六齡不吝權以年表考之武德九年六齡始相自是二
十餘年間若長孫無忌蕭瑀李靖高士廉輩或舊人或勲戚同
預大政固其宜也若王珪魏徵則太宗之讎臣寔與六齡先後
進用而溫彥博戴胄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之徒皆新進之
士也當六齡柄國之時更迭預政各得以功名自見未聞梁公
有貪權忌能之意也吁梁公之休休有容如此亦豈秦漢以來
所能及哉彼奸邪如李林甫盧杞輩願視同列一有得君者必
擠而去之其所引用必己之私黨欲使國家大柄不在其身則
在其黨舉朝之士無一人與己分權無一人能與己立異然後
富貴榮寵可保於無窮其卒也未有如所欲者後之君子其于

梁公之用心當端拜而師之而于林甫杞之行事以為刻骨之
戒則庶乎其得之

魏徵王珪

按程子因論管仲之事以王魏不死建成之難為害義後雖有
功不足贖而朱子則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
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愚謂先儒之論朱子為
當。愚按魏文貞公以武德末為諫官正觀三年遂預朝政自
是居相位者十有五年始終以規諫為己任唐史臣以為前代
諍臣一人而已豈不信哉然考其學問之淵源殆不可見文中
子世家謂徵嘗從遊受王佐之道先儒疑之觀其勸太宗以力
行仁義則其學必有所本然嘗論之有仁義之體有仁義之用

正其心修其身而達之于家國天下無往而非仁義此二帝三王之所行兼體用之全者也心未必正身未必修假仁義以行之而不免于利欲之雜然其愛人利物之功禁暴止亂之效亦有裨于當世此齊威晉文之所行依倣于仁義之用而體則未純故其用亦未盡也太宗除隋之難身致昇平可謂偉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慙德觀魏公之所論諫即事而言者多即心而論者少正救于已形者多而變化于未形者少君臣之間相與策勵者黽勉于仁義之用而已故正觀之治雖有志于三王迄未能大異於五伯魏公正君之功雖秦漢以下所難及而揆之伊傅周召則猶有可憾焉若眉山蘓氏論公以為出于縱橫之學則又有未然者蓋戰國策士多邪諂之言魏公所陳皆正大之議是豈可同日語哉玠以王魏並稱考觀本末蓋亦其流亞云

劉洎

孫氏唐論以為洎之死非遂良所譖蓋洎初有誅大臣之對帝已責之後入見必又有此說故太宗疊前怒殺之遂良後諫廢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譴奸人從而誣之正觀實錄本敬播所修號為詳審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眉山蘇氏以翰之言為是當更詳之

馬周

愚聞前輩言周論事常開人主一綫路如論巡幸曰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眾惑論樂工封爵曰若朝命不可追

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其視魏徵之直不逮遠矣
狄仁傑

愚按狄公之不去志在于復唐亦猶平勃之不爭志在于安漢
然亦可謂危也矣先儒謂平勃先呂后而死其事將奈何胡氏
之論狄公亦猶是也然狄公不此之慮何哉至誠大忠一意家
國固以必濟自期而此念之烈天地鬼神寔臨之縱未遽成後
當有繼吾之志者正使一無所就而死于羅織之獄不過此身
蒙垢而已幸而獲濟則三才賴吾以立八極由吾以安豈細事
耶此蓋狄公了然于胸中者夫人之力量要在審于自知有伊
周之才然後可為人臣未為之事無狄公之忠誠而事所不當
事之主鮮不自陷于失節悖義之域者彼平勃者自度不能強
諫故一切順從後日安劉之功亦偶然爾若狄公者有悟主之
純誠而濟以知人之明鑒後日之功皆其素所經畫而非倖成
者也豈平勃之可匹耶愚故表而出之

張柬之

愚按胡致堂論五王當誅武后朱子謂當告于唐家宗廟廢置
幽處之南軒張氏謂當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三先生論難反
覆可謂詳矣自今觀之胡氏之說雖至當不可易然立子殺母
誠有未順若黜其帝號處之別宮武三思輩悉從誅殘不使遺
育則武氏雖存大權已去老病幽廢亦何能為雖竄竊之戮不
及其身而赤族之誅亦足以少懲其罪矣後來之禍何由作哉
今並列三先生之說且附以管穴之見與友朋共講焉

姚崇

按通鑑考異云世傳升平源以為吳兢所撰云果如所言則元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啟沃豈一且可邀似好事者為之依託兢言難以盡信今不取。按伊尹以割烹要湯百里奚以食牛干秦穆公孟子皆辨其非司馬公之見亦然蓋謂元崇當時賢相因媚以媚上此殆不然蓋人之天資正譎不同崇雖賢者然其資本權譎志在事功因獵求合未必無之若宋廣平則不為是矣十事預陳最切時病通鑑削之深所未安今從新傳。范氏曰人君勞于求賢逸于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皇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哉

愚按明皇之任崇是也而以語力士則非也

崇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不

應崇出帝語高力士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即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耶

君臣之間當推誠無

隱若于崇奏請之時以告力士者而告崇使展布四體無所疑

憚豈不尤善乎夫內侍之臣鮮有不為奸者幸明皇初政清明

力士不敢欺罔倘反其言以告崇使之中懷疑似則雖崇之才

將不敢自竭豈不害政耶。按捕蝗事新傳所載比通鑑為詳

今從傳姚盧二相持議不同愚以為修德以格天君相事也殺

蟲以救人有司事也崇知蝗之當捕而不知假王正事之誼是

以一有司自諉也使崇因此力進忠言勸明皇以增修德政如

大戊之桑穀高宗之鳴雉宣王之雲漢凜然兢惕如對上帝而

崇亦引咎自言丐還宰相然後俾有司者舉捕瘞之政如此則

本末兼舉矣徒知以力去災而不知所以致災之故所謂本之則無如之何者也若盧相之議得其本矣至欲視其荐食良苗而不之問則亦未能無失也蓋崇知求之人而不求之天懷慎求之天而不求之人雖均失之偏而懷慎之言要為知本不可以崇能去災而遂以懷慎為濶于事也若夫違經而合道反道違權之說則失之尤者也夫經者天下之常理道者天下之正路名雖二實則一而已矣故違經則背道未有能違道者也權者所以稱物輕重而適其平事有不可以常理處者則必以權濟之而求其惟是之歸歸乎是則亦道而已耳故用權者所以求合乎道又安有反道適權之理哉後世以權字為權譎之權而不知本由稱物而得名雖崇之賢而昧乎此故其平時率以以權譎濟事由學不明理之故也愚不得以不辨

宋璟

愚按廣平之待思勗與孟子之待王驩同。愚按廣平為相欲復貞觀之政美矣而不盡復必事非秘密者然後對仗則欲為讒慝者孰不自托于秘密以欺上下乎愚故曰惜其復之而不盡復也

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

南軒張氏曰璟于是可

謂正矣然毛仲君之廝役也往赴其集義何居乎若璟聞命而引義以陳則為盡善矣

王毛仲嫁女上問何須仲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軋曜豈不可

呼耶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愚按元宗知張說源軋曜之可呼知宋

璟之不可致賢否正邪之辨可謂瞭然于胸中矣然張源則置諸相位宋璟則屏諸閒處母乃柔順者易親剛縵者難合故寧

舍此而用彼與。按璟以八年罷相明年宇文融以言利進而括田之事興天下大擾內侍楊思勗出討安南又討黔中宦者握兵自是而始王皇后色衰愛弛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后以廢死王君奭破吐蕃青海西大有克捷上自是益事邊功王毛仲賜死宦官益盛此數事者皆亂之基也其事雖熾于天寶其萌蘖已兆于開元中說乾曜嘉貞輩雖各有所長然而剛正得大臣體皆非廣平之比故政日以衰璟之罷也凡十四年而後致仕又四年而薨雖嘗再為留守一為右丞相十七八年之間卒不復使踐樞衡正人之難合也如此廣平之用不究故開元之治不終後世所宜深鑒也。愚按姚宋並相容宗未期而免至開元元年崇復相四年而罷薦璟自代璟復相五年而罷其在位歲月雖淺而功烈卓然矣以四事考之二公謀國用人皆有可法而正己格君則姚之視宋深有愧焉夫重器不能以獨任大功不可以獨成漢之名相前稱蕭曹者以規隨之相繼也後稱丙魏者以寬嚴之相濟也唐之賢相前稱房杜者以善謀能斷之相成也後稱姚宋者以應變守文之相資也漢唐數百年獨此八人為稱首豈才能學術舉無其比蓋以同心輔政鮮若是其班也然則任國柄者其可以專己為功哉惟奸邪如李林甫輩則惟恐同列之分其權軋其勢此賢愚治亂之所由分也崇之剛正雖不逮璟然其去也能舉以自代則開元十餘年之治效崇始之璟成之璟之功是亦崇之功也此其所以並稱歟嗚呼廣平之去相十七八年而後薨使明皇之于璟能如太

然恭隱

宗之于元齡以堂堂以大老總政柄于朝而張說之文學杜暹李元紘之清儉韓休張九齡之骨鯁更進而迭助之以璟之賢必能如元齡之容新進使忠賢之類常勝諫爭之言日開則驕急之志不敢萌宦女之禍無自啟而林甫國忠之奸亦何從而獲售耶昔人謂開元二十四年罷九齡相林甫而治亂分愚謂開元八年罷宋璟相源軋曜輩即異時罷張相李之階漸也治亂之分豈一朝夕之積耶

張說

前廣州都督裴佖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

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佖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按燕公此言一以全士大夫廉恥之節二以嚴朝廷堂陛之分三以養人主謹刑之心真所謂仁人之言其利豈不溥哉使每事如此當與宋廣平匹矣近世范文正公議晁仲約事不欲使人主手滑其事蓋與此類中興初欲復杖黜舊法以繩賊吏而廷臣亦爭之謂承平之久此法久不行故蔡京用事不得以此加于天下之善士不然則元祐名臣無得免者吁斯言也其亦得于燕公之遺意乎。本傳云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為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愚按說當承平之時導人主以

尊經崇儒其意美矣然人主之學其要在于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為出治之本非徒瑣鏤詞藝破析章句為書生之末技而已明皇天才雋發所少不在辭章獨患其無敬天畏民之誠味于修己治人之要耳為輔相者正當引之當道使志于仁其所薦拔以勸講左右者必皆孝悌博聞有道術之士庶幾德性尊而心志定習慣如自然強立而不反雖聲色游觀之娛無得而惑然後為道問學之功今說之所謂發揮典籍者不過區區誦說之末而所引徐堅輩亦皆文藝之流又安有就將緝熙之益哉故武妃寵而王后廢已見于說在位之時未幾驕侈日滋窮天下之樂不足以滿其欲卒于危亂而後已然則以名觀之陸生固可以實求之說亦深可罪也
時中書舍人陸堅以為此屬無益于國徒為糜費

。按說之失有數端用人不惟其才而惟其文一失也不惟其公而惟其私二失也有才智而不以德自將乃惟貨賂是好三失也百官論事有不合者從違在我豈可失待士之禮而至于慢罵四失也惡言利之臣為國害當引大義以告其君使知聚斂之禍甚於盜臣乃徒抑其奏請五失也方與小人為敵而不知嚴其周身之防乃引術士占問六失也身為輔臣有此六失其獲免于禍幸矣宇文融輩不足責愚獨為說惜之後來者其可不戒

張九齡

愚按曲江公在相位凡四年忠言直道不減宋廣平而成效絕異者璟當元宗清明之時九齡值帝意荒之後其難一也璟之

同列皆君子九齡並處皆小人其難二也合此二難故君臣之間有齟齬而無契合廟堂之上有排沮而無叶助其能成功也難矣然以道事君無媿大臣之節千載而下猶凜凜有生氣吁可敬哉

李泌

愚按鄴侯之居相位僅越二年然其歷事三朝凡所建畫多繫天下安危不待秉鈞當軸然後為相也其謀事也料成敗如龜卜其輕去也視爵位如敝屣高風遠韻庶幾乎子房之流亞而史臣以似忠似智目之是豈知侯者哉肅宗嘗欲相之矣以建寧之事自引而去代宗又欲相之矣以元載之忌託之外藩非二君不以宰相器之也又言德宗晚好鬼神乃始用泌觀侯在

人主之前切劘規諷莫非正論曰君相不當言命也曰國將興聽於人也是豈溺于巫鬼怪神者耶迹其本志蓋超然世俗之表非有羨慕富貴之心迫于人主之知不得已而當大任其謨謀計慮可謂偉矣然不免世俗之譏者由其所學本雜于浮屠老子之間故早慕神仙晚參禪悅未免獲罪於聖門以此議之必有不得而辭者若曰以鬼道媚人主取宰相則誣之甚矣愚于史氏蓋不能無憾云

陸贄

潁濱蘓氏曰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

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于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芄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于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眾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于是為之抽貫算間架貸商賈空內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為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誑誤內蓄危疑而計不能止者陛下若能招攜以禮悔

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為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馱兵矣于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眾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畝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違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

裕以為河朔請帥皆報可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為帥張絳既為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裕之謀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贄而贄之逐也以裴延齡其禍皆出于聚斂之臣贄之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贄因事言曰齊桓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為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于門者領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著龜也贄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為使贄反國而為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矣哉。胡氏曰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

孟子所謂有安社稷臣以安社稷為悅者與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朱子曰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駁襍又曰董仲舒之學識得本源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源處不如仲舒。愚按宣公事德宗最久其有功于德宗最多然居相位四年而已以四事考之其在禁林小心精潔未嘗有過在廟堂則方鎮之賂雖微必却其正已可知至于論諫必本仁義不雜以一毫功利之私凡所開陳無非欲救德術心術之蔽其于格君又無所愧平時計畫成敗若燭照龜卜之不差初間兩河淮西事宜勸德宗以蓄威昭德居重馭輕使帝能從其言豈有涇卒之變及狩奉天卒賴其謀得以反國始當大任即建請

臺省長官各舉其屬其體統甚正其綱目不煩使其說得行則人主擇一相相擇庶長庶長擇衆僚上下交舉其職端可不勞而治後以朝臣多闕敷陳七患其于養材任人之方條舉不遺考觀平生謀謨事業無一不合於理者蓋三代而下惟一董仲舒有宰相之學而不及為其他號為名相者或以德量或以氣節或才能然于學則不能無憾雖以諸葛庶幾王佐之才於此且有歎焉况其他乎若宣公者可謂有宰相之學矣惟其所學者正故見于謀謨事業亦罔非正然公之于學亦豈有他法哉誦聖賢之事精求其意而體之于身以之行已以之事君終其身而弗變古之所謂學者亦若是焉而已爾獨宣公耶或謂宣公之學足以正君而不能回憲宗之聽何也曰學在已用不用在時惟孔孟有不能必者於宣公乎何尤

裴度

愚按憲宗初受羣臣朝即奮然有迅掃宇內之志首得杜黃裳付之以政武元衡李吉甫繼之裴均李絳又繼之而終之以裴度此五人皆有戡難應變之材故能翦夷僭叛使威令赫然復張杜居二年武李皆再入武前後合四年李五年均三年絳四年度五年雖皆不久其位而功烈則卓然矣今以四事攷之黃裳犯貨賄之譏則正已有所不逮吉甫被佞諛之目則正君有所未足然其謀議策畫皆有可紀黃裳平定蜀夏為中興元功之首吉甫始議鎮海後議淮蔡卒無不酬又期歲更易三十六鎮以去藩方割據之橫其功甚偉至議魏博事則必欲用兵議

胡氏謂使憲宗能再
問曰心一也若何而
有不正正之之道何
如如顏子之請問其
目則堉必有復于上
矣茫然以正心為務

而無所用力則猶人
之知食之可飽而不
能饜也又安所食乎

徒城天德未免憾地之失則吉甫之于謀國不無可憾者若黃
裳之舉高崇文殆與鄮侯知信不異吉甫始薦裴垍繼引元衡
固非專已蔽賢者至其以私意罷垍又黜李藩前日之美遂不
克終况以直言而排牛僧孺等以觀望宦者而擢元義方其于
用人又不無可憾者焉然則就五相而論之吉甫之為人瑕瑜
殆不相掩故史氏韙其謀謬而不以正直許之求其四者之稍
備其惟垍絳與度乎蓋三人者以正律己以直事君其大節畧
同而垍于憲宗之問首以正心為言尤所謂知本者垍論王承
宗之未可遽討策盧從史之可以計取絳謂鎮蔡之不可并伐
謂魏博之不必用兵度于蔡鄆之役幾無遺算蓋皆長于謀國
者垍因吉甫之問疏名士三十餘以授之一時收用畧盡及當

國顯以忠鯁取人其所汲引後多為名輔弼垍於知人最為諸
相之冠度知李光顏之必能成功知李德裕之可以相亦垍之
亞也然三人孜孜奉國卒不免為奸邪所擠者蓋格心之業非
大人不能而遇主于巷納約自牖皆人臣至難之事故必伊尹
而後能使太甲之徙義必周公而後能去成王之疑心憲宗天
資多欲而易盈三人者盡言救過則有之而引君當道使志于
仁則未也然當垍絳之時帝方銳意興復猶有所畏而不敢肆
及淮蔡既平志氣驕溢侈縱遂生度雖苦口力爭已無救于敗
矣然則晉公之識慮其猶在范文子之後乎故大學之序必致
知必誠意必正心修身而後推之于家國天下未有不由此而
能致君堯舜者也裴李諸賢亦槩嘗有聞矣然講之不精語之

之不詳故無以格其非心而卒致後日之禍其亦可惜也夫若李藩若韋貫之若崔群材雖不逮五人然皆忠誠亮直其于中興之功蓋有助焉韋處厚當敬文之世能區區左右晉公以有為亦一時賢相故得附此

李德裕

司馬氏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奸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如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

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况天子乎譬如隣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胡氏曰司馬氏伸牛僧孺抑李德裕其素志也至于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為非愚竊謂其言之過矣夫維州本唐地也開元二十八年春劔南帥章仇兼瓊與維州別駕董承晏同結謀殺吐蕃安戎城中守者閉門納唐兵使監察御史詳遠守之是秋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詔發關中曠騎救之吐蕃引去然則維州本唐有而安戎乃吐蕃城也至代宗廣德二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高遠不能救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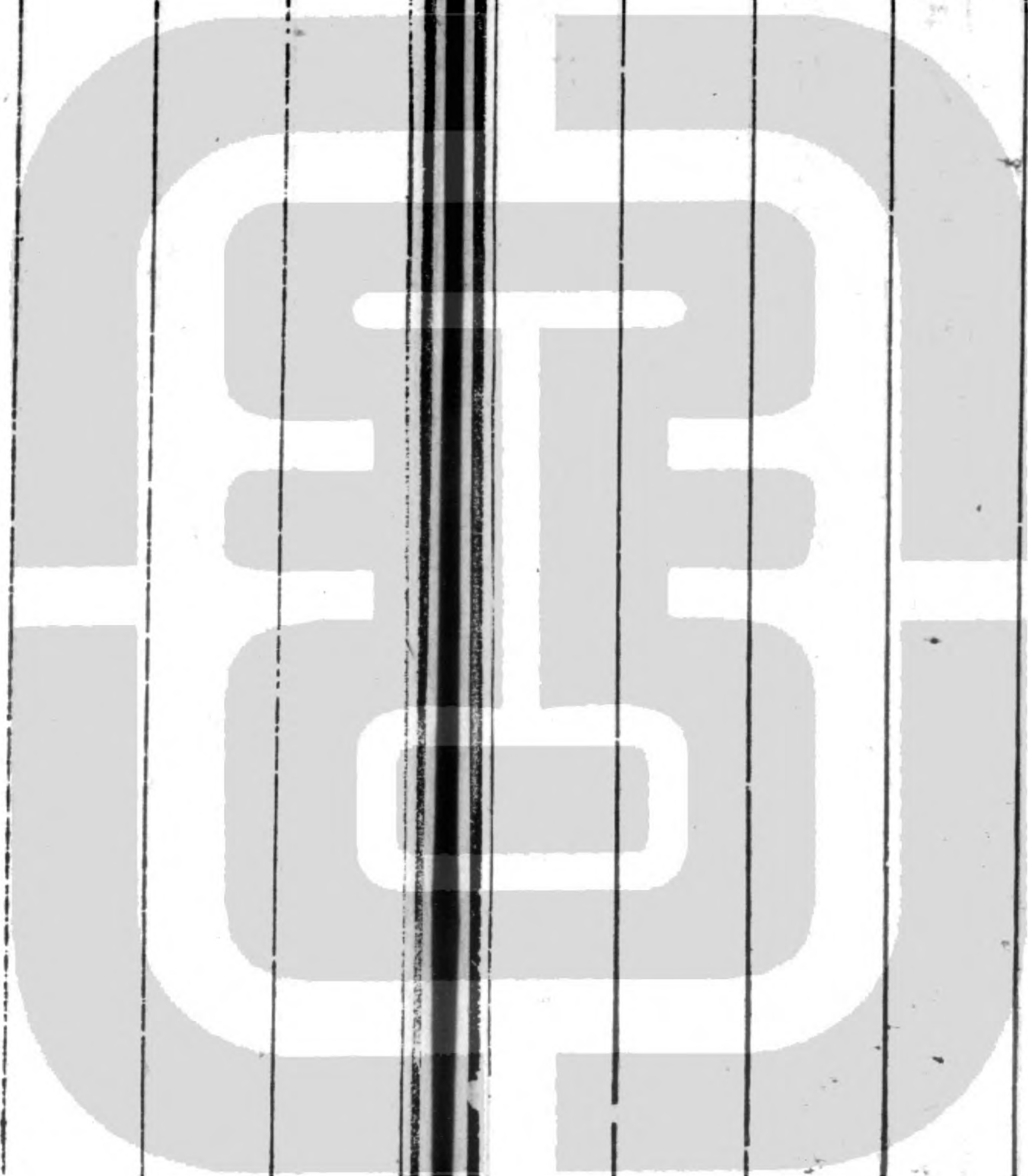
西山諸州皆陷德宗貞元八年韋臯攻維州獲其大將九年西山八國內附臯處之於維保霸州十七年臯大破吐蕃拔七城五軍鎮焚白五十堡遂圍維州十八年吐蕃以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虜兵大敗而維州竟不下是知維州吐蕃所必爭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棄焉者也使本非唐地既與吐蕃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借使吐蕃據秦州下鳳翔而來講好亦將守信而不取乎僧孺所謂虜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于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此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已當國政必不為程元振召寇之事邊隅豈得空然無備而使吐蕃不三日至咸陽乎唐有天

下西北二虜入寇多矣苟非如元振之時亦皆有扞禦之畧何至為一維州而遂至宗社不守耶司馬氏亦信其說謂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維州在西南數千里外而開元中發關中強騎往救不可謂之緩也夫信近于義而後言可復取吾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既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按裴度之平淮西所誅僅三數人而德裕平澤潞濫刑至此其視晉公為如何哉其詔王元逵歸鎮不使擅殺則是也。胡氏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格猶扞云耳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焉思齊以事其君心急則強之欲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流汙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為病其源也武宗英斷削平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復張此正驕慾易生之時也稽諸版圖三鎮各擅其地而未朝

河湟陷于吐蕃而未復天子偏惑方士餌金石以濟其淫溺豈惟驕慾已肆彼怒怠疑忌將紛然並作宰相逃憂免責之不暇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矜伐勸其君夫豈引君子當道之義哉故評德裕才氣謀畧誠高絕一時而于道則萬分未得一焉者也。胡氏曰一身正氣為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監跖入于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伐也庸何益此元魏用寇謙之會昌用趙歸真之類也釋氏蠹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必待歸真勸彼十七萬僧其間果有英明沉溺之才歸真何道以服之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蓋其說以善為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所委靡是舉天下而然其卓

善化人者不示以化之之迹善革弊者不示以革之之方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生萬物之道也誠使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鬻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風亦殄矣。范氏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為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哉度不為黨德裕為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乎。愚按德裕在位六年其謀國制敵皆有父風若正己若格君若用人則得不足以蓋失公不能以揜私視吉甫蓋有甚焉者范氏胡氏之評盡矣故不復論云



忽考

